



■ 城市草坪音乐会

## 马上评

### 拐角的邂逅

□ 朱渊

在上海,“惊艳了时光、温柔了岁月”的不只是外滩的海关大楼的钟声、武康路上阳光透过梧桐打下的斑驳树影,还有转过一个拐角或是推开一扇大门就能偶遇的艺术表演。

在这座城市,街角巷尾,每天会有数十档近百场艺术表演,徐家汇、百联等商圈也轮番承接各类艺术表演和展览的洗礼。举办至第七届的天地世界音乐节,此次又将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们带入新天地,在人流密集的商场楼宇间,展现世界音乐的魅力。

记得今年5月,在世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舞

蹈展演现场,就遇到过一个拖着行李箱来看演出的观众,并非特别为非遗或是舞蹈而来,只是在赶往机场途中发现看错航班时间,随意地在水城路站下了车,就撞上了这样一场演出。他感慨:“从小就背诵,中国56个民族是一家,对‘家人’却没有具体印象,看了这台舞蹈才知道,原来我们的民族音乐和舞蹈这样好看。”

或许,就如这位城市“过客”所感受的,上海正逐渐成为一个演艺之都、一座文化之城。在街角偶遇一场演出;在地铁站欣赏一个画展;在商场倾听一场艺术沙龙……这正是一座城市最丰富的文化表情。

“南派世界音乐”演绎者马帮乐队,基于蒙古民谣的摇滚组合图利古尔,以潮汕南澳方言为特色的“海洋民谣”玩具船长,将蒙古音乐融入先锋艺术摇滚的海青……一批自民间土壤中茁壮成长起来的“中国新声代”,将向世界亮嗓,唱出“最美民族风”。9月15日至9月24日,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的29支顶尖音乐团队将汇聚“2018天地世界音乐节”,在包括上海新天地、虹桥天地、创智天地、上海新虹桥中心花园以及上海大剧院等城市各个商业、演艺聚集区,带来不同风格、不同气质、不同韵味的音乐演出。

和往届音乐节由世界级大咖唱主角不同,此次音乐节植根于中国传统并聚焦逐渐在世界舞台崭露头角的中国音乐新声代。借助世界音乐节的平台,唱响“中国声音”。

#### 马帮乐——西南丛林里的呐喊

马帮是西南地区特有的一种交通运输方式,也是茶马古道主要的运载手段。马帮乐队所坚持的音乐传承方式,也正是这样沿路收集传统民族音乐遗珠,融入现代化表达。

近年屡获嘉奖的“南派世界音乐”演绎者马帮乐队,融合了南方原生态山歌、彩调、桂柳腔、摇滚、雷鬼等元素形成独特的南派世界音乐。乐队成员精通各种奇特而美妙的中西乐器,在演出中运用大量的民间乐器和民族和声,主唱阿钢的唱腔极富冲击力,粗犷的鼓点,嘹亮的唢呐,高亢硬朗的男声,成为马帮乐队独特的听觉标识。

即便走过了大半个中国,也登上过世界舞台,马帮乐队依然坚持部分

## 马帮乐 蒙古调 方言歌

### 世界音乐节里的中国新声代

歌词用方言演唱,在主唱阿钢看来,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快,方言渐渐势弱,坚持用方言演唱,既是为着一份传承的责任,更多则是出自内心自然表达:“用方言来唱,最能唱出心声。我们就是要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音乐,让世界听到西南丛林莽原之上,自由嘹亮的呐喊。”

#### 用方言——

#### 唱歌贴近自己祖先

同样以坚持方言演唱来维护传统的,还有海洋民谣乐队——“玩具船长”。玩具船长乐队成立于2008年,是一支以潮汕南澳方言为主要特色的海洋民谣乐队。

乐队的创作灵感源自汕头南澳岛沿海一带的传统民间音乐文化,作品内容讲述的是南澳岛民与大海之间的故事。他们的作品融合了民谣、流行和雷鬼元素,歌词充满诗性的玩

味,加上来自海洋的味道,形成了玩具船长独特的风格——真实而不失人情味。他们将民乐、西洋乐与南澳方言糅合在一起,就像一部渔民与大海的微电影,借每一个故事唱出了一代又一代潮汕青年的平凡生活。

他们是新一代潮汕文化的推广者,南征北战演出时,四个年轻人都会戴上自己标志性的草帽,用南澳岛方言唱出心中的民谣,在他们看来:“用方言唱歌,是为了贴近自己的祖先。”

#### 蒙古调——

#### “调味”唤醒摇滚记忆

即便是在很多摇滚迷都叹息“摇滚已死”的今天,图利古尔的出现依然能唤醒不少人对摇滚的渴望。

这是一支根植于蒙古音乐的中国乐队,图利古尔以传统的蒙古曲调为基础,制造出享誉国际的吟游摇滚。他们用呼麦的表现方式继承了民族的传统,也用吉他、Cajon、贝斯等现代乐器向传统挑战,通过全新的编配与融合,彰显着新民族音乐中的力量和张弛,更通过对电子元素的运用,让他们的作品听上去更加细腻丰满,令人深深沉醉。

近年来,图利古尔屡屡登上世界各地的大小舞台,唱遍了欧洲,领略了留尼汪岛和印度的风光,更在新西兰和瑞士登上了iTunes世界音乐销售榜单之首。

无独有偶,热衷将蒙古音乐融入前卫艺术摇滚的还有歌手海青,他自幼学习古典吉他,渐渐迷上摇滚,后又深入了解蒙古民族音乐,收集民谣并学习呼麦。从民族再回到摇滚乐,一路缓慢地行走,有了自己的艺术语言。 本报记者 朱渊

## 仁心人 情 仁术人 生

### ——《人间世》第二季拍摄背后的故事

拍摄近一年,8月底,《人间世》第二季9个摄制组杀青了,预计今年年内播出。

犹记得催人泪下的第一季,评分9.7,珍爱生命万众一心,几无差评。第二季就像生命一样,必须要继续,一路上有病有痛,有不可逆转的残酷,有逢凶化吉的波澜,也有从不低头的倔强……

“如果观众发现,第二季中,这些生离死别的时刻镜头在颤抖。请原谅,那是因为站在摄像机后的编导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总导演秦博说。

#### 每组账单,都有花圈

这一年,摄制组兵分9路,各自选好医院和科室,就在医院旁边的宾馆住下。医生上班,他们上班;医生下班,他们选片。最后计算了一下,差不多600分钟的素材,能选出1分钟的成片。

毕竟,生病这种体验,尤其是重病,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让人用镜头记录的。这一年来,拒绝的人多,同意的人少,有人拒绝方式很粗暴,节目组也能理解心情;也有人拍摄了快一年,最后还通知节目组不能播出,节目组也尊重他们;那些愿意和编导们一起分享人生最艰难体验的人们,无论最终的命运如何,他们和节目组已经生死相依,不再是普通的工作关系。9个摄制组,会定期向秦博提交工作的账单,秦博看到,每一摄制组都买过花圈,代表节目组悼念故去的被拍摄者。

新一季节目中,会出现一位患骨肿瘤的孩子,这种病非常罕见,摄制组就陪着他一直到生命的尽头。这一年,节目组陪着孩子一起开心,一起治病,看着他承受病痛,也看着他在离开的前几天还对妈妈说,“我想学校了,我想念同学们,想和他们一起玩。”病情的急转直下,也看到了

妈妈的坚强,她感谢医院为救治孩子做的一切,同意捐献孩子的角膜。一年来,节目组和这一家人生死与共,情同一家,最后孩子在弥留之际,为节目组举着录音吊杆的是孩子的大姨。那一集的编导三十九岁,自己也有孩子,在目送生命消亡的那一刻,他的镜头颤抖了。

账单上,每一个花圈,都是一场生命与病魔的战斗,确切地说,不是一个生命的战斗,是病人是家人是医生……一家人的战斗!

#### 沟通医患,互相理解

一共两百多个T的素材,大都是病人,来自天南海北,求医看病,曲曲折折,生生死死。他们是大学老师,是得了尘肺病的农民工,是制衣作坊的小老板,是保险公司的推销员;他们是天真的儿童,是向上的青年,是怀孕的母亲,是无力的老人。无论什么身份,生命是脆弱的,他们到最后连自己的肉体都控制不住,无法行走,昏迷不醒,痴呆,失禁。所有这些苦,他们都受着,病号服剥掉了他们形形色色的生活外表,裸露出每一个人最赤诚的身体。

医生每天都在目睹这一切,看清了人生的真相:我们寓居其中的身体才是生活终极的平等。医生的高贵也许正在于此。他们关心的永远是我们最纯粹的身体,他们捍卫着我们最终极的平等。所以在新一季中,也会展现医患的双向关系。

在《人间世》摄制期间,周全总在看着“医学之父”的西方医学奠基人希波克拉底的著作。周全认为,其实,对于医生而言,人文空间可能大于医学本身的空间——说到底,医学充满哲学味。

本报记者 吴翔

■ 《人间世》第二季剧照

